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YAO XUEYIN YANJIU

姚雪垠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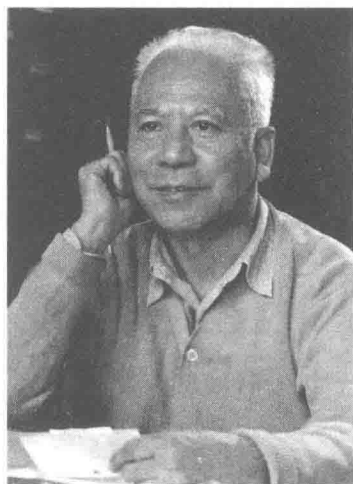
禹权恒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YAO XUEYIN YANJIU

姚雪垠研究

禹权恒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雪垠研究 / 禹权恒编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49-2775-2

I. ①姚… II. ①禹…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528 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辛德萱
责任校对 贾迎峰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416 千字
定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的编选是在第一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体例和编著方式也是相同的。第二辑的编著花费时间将近一年,编著者投入的精力也是较为可观的,因为丛书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演讲报告、论文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及理性判断,这是编著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其次是收集研究资料,编著者通过期刊、报纸、著作、网络、访谈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获取材料,尽可能做到细针密缕的程度。最耗时、最费力的工作是资料的甄别、遴选和整理,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学术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编著者选文的基本原则,每册研究资料的编著都力求能够展现作家的全部创作活动状况,研究论文选辑则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呈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编著过程没有捷径可走,编著者花费的多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丛书中的疏漏之处也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每册研究资料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上的便利,做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出于保存历史氛围的考虑,编著整理中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做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一律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作家的作品只列出作品的首发、首印时间,其再版、转载情况不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

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 2015 年 12 月,均按刊发或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被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取得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送样书,以示歉意和谢意!且本丛书仅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7.3.31

总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魏巍、李准、叶楠、白桦、苏金伞、宗璞、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个皇皇巨篇,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姚雪垠、魏巍、李准的作品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分量,二月河的作品红遍全国,阎连科、李洱的作品传播域外,在九届茅盾文学奖四十余位获奖作家中,豫籍作家有八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当代河南文学发展与中原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把当代河南文学研究与中原文化建设纳入统一视野,研究的空間更加广阔。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

响最大、创作力仍然旺盛的十五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十三卷,2015年5月,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永久性收藏入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国内主流媒体相继进行了介绍和报道,在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辑告罄之后,团队立即启动第二辑的编著工作,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整理出了《姚雪垠研究》(禹权恒讲师)、《李准研究》(王雨海教授)、《魏巍研究》(刘家民博士)、《叶楠研究》(陶广学博士)、《苏金伞研究》(樊会芹讲师)、《宗璞研究》(徐洪军讲师)、《周同宾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柳建伟研究》(王丹副教授)、《孙方友研究》(杨文臣讲师)、《乔典运研究》(王海涛教授)十卷,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姚雪垠 学习追求五十年(一、二、三)
- 17 姚雪垠 创作体会漫笔——《李自成》第五卷创作情况汇报
- 27 姚雪垠 文学创作问题答问
- 37 俞汝捷 高志不移 征鞍未卸——追怀姚雪垠先生
- 42 姚海天 怀念父亲和母亲
- 50 姚海天 上海解放前夕姚雪垠的革命活动
- 57 王维玲 矢志不渝的姚雪垠
- 69 刘增杰 文学生命之始——姚雪垠在河南大学
- 76 刘增杰 永葆创作活力的中原智者——关于作家姚雪垠的片断回忆
- 83 周 勃 姚雪垠往事——告别东西湖农场
- 101 程涛平 “文革”中姚雪垠对“三突出”的质疑

研究论文选辑

- 109 冯天瑜 义理·考据·词章——姚雪垠创作特征探微
- 114 刘增杰 在语言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懈追求——姚雪垠文学语言略论
- 122 吴永平 论姚雪垠抗战前夜思想和小说创作
- 131 周勃、吴永平 抗日民众的战斗雄姿——重读《差半车麦秸》
- 140 罗 维 重读姚雪垠的现代土匪题材小说《长夜》
- 149 徐亚东 承续与深化——从《长夜》到《李自成》
- 160 姜玉琴 “两个姚雪垠”:政治时代的艺术创作——重读创作于十七年中的《李自成》第一卷
- 172 严家炎 《李自成》初探
- 186 严家炎 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
- 195 严家炎、胡德培 气壮山河的历史大悲剧——《李自成》一、二、三卷艺术管窥之一
- 204 阎浩岗、李秋香 《李自成》:被曲解遮蔽的当代长篇小说杰作

- 222 吴秀明、蒋青林 走向最后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写作——评《李自成》后
两卷的艺术成就兼谈历史小说的典型观问题
- 232 董之林 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五卷本《李自成》
- 250 王维玲 《李自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
- 254 姚 伦 《李自成》中的悖论
- 266 许建辉 《李自成》的遗憾
- 282 徐亚东 《李自成》研究的现象及其反思
- 290 熊元义 姚雪垠与当代文学批评

作品年表

- 299 姚雪垠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319 姚雪垠研究资料索引
- 344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学习追求五十年

姚雪垠

一、从十九岁开始的征途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日，我生于河南邓县西乡姚营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我原名冠三，八周岁以前不曾认字，进入九岁时候，起初由我父亲教我认字，几个月后开始进入私塾读书。在私塾读了一年半，考入教会办的高等小学。三年毕业后到信阳一家教会中学插班初中二年级。这是一九二四年的秋季，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这一学期没有告终，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退到了鸡公山。信阳一带登时空气紧张，车站外挖掘战壕。教会为怕信阳遭受战祸，命令学校提前放假。我同我的二哥和另外两个学生从信阳到了驻马店，然后向西，往邓县奔去。我们走到唐县或泌阳境内被李水沫的杆子抓去，我二哥成了肉票，而我成了一个土匪头目的义子。过了一百天，到了第二年春天，杆子被打散，我回到家中。抗战末期我写了一部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写的这一段土匪生活，反映二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一段土匪生活，对我以后写《李自成》很有关系。

从此以后，我的少年生活有几次变化，基本上是失学在家。有一段不长的时间到樊钟秀的部队当兵。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我为要找出路，到了开封。一位同乡学生替我造了一张假文凭，暑假考入了河南大学预科。由于我是失学青年，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要无师自修各门应考功课，包括英文、代数、几何等等，所以非拼命用功不可。那时家中无钱给我，有一段时间因内战交通中断，更得不到家中接济。开封有担挑卖豆面丸子的，挑子放在街边，供劳动人民和穷人充饥。我基本上靠这种食物度过多日。附近两条街上的几个卖豆面丸子的小贩，谁的盆中大概多盛一个丸子，我都十分注意。我每顿只敢买一碗，根本吃不饱。有时我为节省钱，不去蹲在街边吃丸子，便出去买一个甜瓜回来，连皮吃下去充饥。我试着写了一篇小说，投寄《河南日报》副刊，幸而发表出来，到下月初通知我去领取五毛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小说，第一次得到稿费。

那时候是使用银元,所以五毛钱对我是重要接济,可以帮助我度过几天。由于过分的用功和严重的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垮了,随时会头晕,眼冒金星,一睡觉便梦魇,一梦魇就必须别人将我用力推醒,或者我自己滚到床下跌醒。

由于我对当时的社会充满愤恨,所以入学不久就积极参加共产党开封地下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第二年暑假被捕。被释放后继续上了一年学,到三一年暑假,学校当局趁着在校学生很少,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我开除。挂牌开除的那天午后,一个同学借给我十几块钱,叫我立刻逃走,免得第二次被捕。我很快上火车逃往北平。从此以后,我艰难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学习道路。

开封的两年学生生活,是我一生中的关键年代。第一,中国共产党当时在白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学生们不断地发动学潮,还常搞“飞行集会”,向工人和市民突击宣传,散发传单,作不必要的暴露,招到不必要的牺牲,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却教育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我当时参加了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学潮委员会和其它活动,永远不能忘记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中给我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第二,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我读了在当时白色恐怖条件下我在一个内地省城能找到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我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对我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作用。第三,同新文学和新史学发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当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奔腾前进的时代潮流,宏伟的历史运动,鼓动着、教育着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前进,无数人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战斗,而献出生命。我是这一时代潮流中比较蹩脚的学生,但是到七十岁回顾来路,假若我还有一点点成就的话,我不能不感激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历史运动(包括文化和思想的革命运动)对我的启蒙、教育和熏陶。

我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尽管我处在风气闭塞的故乡,又上的教会学校,但是时代的春风也徐徐地吹到了我的身上,北伐的浪潮更给了我强烈影响。我到了开封时候,国内史学界、社会科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建立新史学,而文学界正在掀起普罗文学运动,同时大量介绍苏联的新作品和文艺理论,这后者被称作“新兴文艺理论”。史学界的新浪潮和文学界的新浪潮都给了我很大影响。虽然我国当初所谓普罗文学的作品犯了作家缺乏生活和艺术粗糙的毛病,致命弱点是“标语口号文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对那个时代具有积极冲击的力量,它呼唤着青年们投身到革命的斗争中去。这一派公然用文学为武器同反动势力战斗,认为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它的积极方面,对我有巨大作用,使我对文学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五四”新文学革命给予我第一次启蒙作用,而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普罗文学运动包括在内)给予我第二次启蒙作用。如今回顾往事,我衷心感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的文学先驱者。

还有一种历史情况,如今一般青年人大概不清楚,我愿在这里顺便谈谈。

“五四”以后,文学的主流虽然是健康的现实主义,但实际情况并不简单。既有现实主义,也有反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也有各种流派。在反现实主义的不同流派中,最容易使天真青少年受不良影响的是宣扬颓废思想,消极厌世,灰色人生,以及感伤情调。这一思潮的出现,既有我国的社会条件,也受了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中所谓“世纪末病”或颓废倾向的影响。我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本来是毫无生气,充满着忧郁和没落气氛,恰好读了一本“五四”新作家的感情不健康的小说,使我对人生很悲观,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浮生”,是出自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一句“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竟有这种思想!到开封以后,我开始学写文学作品,用的笔名是“雪痕”,出自苏东坡的两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三十年代前期,某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流行,与一部分人的苦闷、悲观、没有出路的心情大有关系。例如人们喜欢读李后主的词,因为其中有许多感情沉痛的、感怀身世的句子;人们喜欢读李清照的词,因为其中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有像《声声慢》那样的“凄凄惨惨戚戚”等等抒写愁思的佳句名篇;对于黄仲则的诗,人们都喜欢他的《都门秋思》一组七律,而在这一组七律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人们对于沈复的《浮生六记》欣赏,不仅因为它生动地描写了生活,写出了对封建家法的一定反抗,而更重要的恐怕是写出了封建社会中小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和感伤情调。对古典作家的全面评价是一回事,而读者欣赏文学往往各取所需,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

以上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也曾经爱读,然而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摆脱悲观、厌世思想和感伤情调,以及反对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冲淡和闲适情趣,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斗争。思想感情的变化促使我将“雪痕”的笔名抛弃了。

我国“五四”以后的史学界,除陈旧的“正统”史学外,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前期曾起过较大的影响。我曾经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编辑的前人的辨伪著作。我认为古史辨派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派生的,是对墨守旧说的“正统”史学的一次猛烈冲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轻视古史辨派的人们认为这一派的学者们不懂得社会发展史的科学理论,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嘲笑顾颉刚先生将禹解释成一条爬虫,鄙视胡适怀疑屈原如荷马那样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这不是古史辨派的主要方面,我

们不应该以偏概全。我当时从这一历史学派受到很有益的启发,例如打破对许多古圣先贤的著作和古史传说的迷信,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怀疑,进行考辨真伪,还使我知道有些重大问题(例如孔子“删诗”说)原来是不可信的,而且早就有人提出怀疑了。这一学派还使我明白:有些历史人物常常经过“加工”,好的愈好,坏的愈坏,与本来面貌相去渐远,这叫作“箭垛式的人物”,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规律。直到现在,我仍然肯定古史辨派有这些积极方面的贡献,不容抹煞,它是属于“五四”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开封以后,有一本史学著作对我这一生起了重大影响,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使我初步知道从顾炎武以来清代学者们的值得我们认真继承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那种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和勤于收集资料,以众多经过推敲辨析的资料为基础,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论证问题,然后得出结论,这种治学方法,使我非常佩服。后来我读了清代学者的著作,加深了认识。等到我读书渐多,知道外国较有成就的史学家与其他学者都是如此。我也明白,像梁启超这一代学者以及古史辨派,都懂得使用进化论作武器,已经比清代朴学家们有了发展。我认为倘若将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就会更利于学术研究。如今人们多知道我为写《李自成》使蝇头小楷抄写了不少卡片,而很少人会想到是由于我在青年时期受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的启发,是学习了前代学者们的部分经验。(他们还有不少可贵的经验我没有能力学习。近代态度严肃的学者,都重视卡片工作,被认为是起码的一种科学方法。)我自己没有机会除写小说外兼从事学术研究,但我喜欢看别人的学术著作。我每读到别人的学术论文,看见态度不严肃的种种海派学风,总不免产生反感,这也是从青年时候养成的脾气,而重要的是在三十年代前期,即一九二九年我到开封读书到“七·七”事变爆发这几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要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投入了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同时展开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史问题的论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就是在社会史论战中产生的。我对这次论战相当感兴趣,也浏览了不少文章。后来郭沫若同志的《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为新史学奠定了基础,尽管我当时不能完全读懂,但我是有些常识,知道这是充分利用了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三位学者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点而写出的开创性著作,不尚空论。正如一般小青年常有的天真热情,我在封面上写了四个字:“心爱的书”。这是我对郭沫若若在学术上最崇拜的阶段,到我三十岁以后,这种崇拜心情就逐渐减退(有些问题,在这部回忆录中将提到)。总之,我当时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小青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建立时的热心读者,对我后来所走的道路有重要影响。

每一个有特点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成长道路：生活的道路和学习的道路。以上所谈的是我在青年时代所走的学习道路，和当时许多青年作家的道路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

我的学习道路，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我的“可塑性”较大的时候，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的深刻影响，在某些方面也参加了一些斗争。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比较蹩脚的学生，可以说辜负了党的期望。第二，我从“可塑性”较大的时候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虽然只是最初步的粗浅常识，但是我很珍惜当时所获得的常识，以后总在不断地学习运用和要求提高，不肯丢掉这个武器。第三，我接受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传统。第四，我对历史科学发生浓厚兴趣，初步认识到什么是较好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第五，我这时对我国的古典文学也有广泛兴趣，以后不断地提高我的修养。为什么我在中年时代决定向写长篇历史小说发展？为什么我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处理历史问题和表现手法上不同于别人所写的历史小说？为什么《李自成》在风格上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我在前边自述的十九岁开始，以后几年中所奠定的学习基础和道路，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我也附带说一下，在我的少年时代，尽管常常在失学中，但我通过自学，初步掌握了写“文言文”的技巧，基本上会做“古文”，也大体上可以做不很严格的骈体文。这些少年时代的初步锻炼，随着后来读书渐多，有所增进，对我写《李自成》很有帮助。如果缺乏对古典文学写作能力的长久锻炼，临阵磨枪，《李自成》中一部分人物的对话、书信、奏疏、诏谕、祭文等等，是没有办法按照小说的艺术要求随手写出来的。在河大预科的两年中，我虽然忙于读各种书籍和参加学生运动，不再投稿，但是我的写作能力仍然有所提高，这为我以后过投稿生活准备了条件。

二、在贫病艰难中开始了作家生活

我逃到北平以后，断绝了再进学校读书的念头。当时北京大学继承“五四”时代由蔡元培开创的自由传统，校外青年可以自由旁听，自由找教授求教。北平当时不再是政治中心，被称作文化城。很多失学的、失业的青年想寻找知识，来到了文化古城。许多在政治上受迫害、被追捕的青年，从内地来到文化古城，暂时住下去读读书，再做计较。还有许多有雄心壮志的青年，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或想在文学写作上谋出路，害怕上海费用高，兼喜欢有最好的读书环境，来到了安静的北平。那些想过写作投稿生活的，在当时叫作“爬文坛”。我是以上